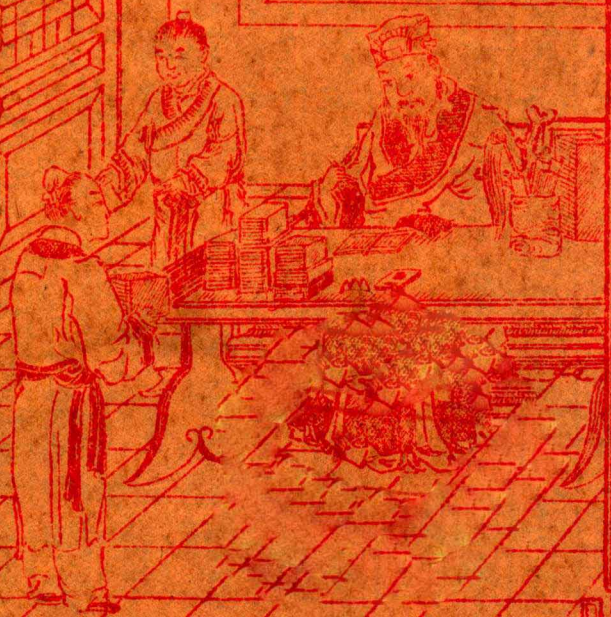


銅版  
四書集註

大學  
中庸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營於耕反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借稱王。蓋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年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復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馬。

千取百馬。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餒於飽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

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

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餒。足也。言臣

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

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惠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惠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有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

繆廉幼反

梁惠王

勿物音

忽北婢反

郵坊本作恤

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後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

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

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

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慶鶴詩作萬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

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或以勿亟也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園中有沼也鹿北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

又樂其所有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

下如天之有日曰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帥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

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

家夏 瓜反 粥余 六反 治去 聲祖 搏反 本反 之穢荒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

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

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鄰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畧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

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從畧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後之也不可

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荒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屬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撝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

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



又反

從去聲下

同

少去聲數音朔

阱通才性反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

也備音勇為去聲。備從葬本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以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

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

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長上聲喪去聲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嘗

也其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

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授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

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梃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

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征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于之○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

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

平然急遽之貌蓋容觀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乎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也嗜甘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

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

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獲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威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頭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

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尤

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

名辟疆諸侯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

做音坊本及我下有宋字辟音壁霸同亦坊本作止



都乞  
逆反

杏林  
去聲

別彼  
列反  
難去  
聲

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

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說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遠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

知異有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

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此。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

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

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

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

上孟 卷一 梁惠王

四

復扶  
又反

太坊  
本作  
泰下  
同

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

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

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之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容。

御音

畜許

六反

易去

聲下

同齊

莊皆

反復

扶又

反

稱去

聲下

同錘

直追

反度

上如

獨坊

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思足以保四海。不推思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

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

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

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

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曰。王之所大欲。可得

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

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

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押。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朔。使使近習。變幸之人也。已語功辭。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

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

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

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

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

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嘗與音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

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為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

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善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己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

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不破其業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開去聲

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然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

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人也。庶幾近辭。

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樂。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

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

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眾。

聞與之與半聲。樂下字者。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由坊  
猶作

幾平聲

漢胡故反音務  
切逆音務  
煩際音務  
音務

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威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音頭痛也應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威其頰極窮也羽毛旌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

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商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音感頰則雖秦以威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變反囿者養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

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堯

也堯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且依此解之。龍之四方。龍異之於

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

勇。則能除暴。殺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義理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

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

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

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

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朝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

又反 糞去 備音 樂音 洛音

上 孟 卷一

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教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

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思慮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眇眇胥讒。民乃作慝。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眇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眇眇。側目貌。胥相

也。謗。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也。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

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

身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

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初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有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四角。為

民曰。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子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

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

太坊

本作

泰守

去聲

止復

反扶

治平

聲

賈音

古

醉泰

醉反

八民

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思家諸  
倭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亦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

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獨與平聲擊音姓鰥古頑反哿工可反茕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并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

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

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

邑之市關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

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

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楚困悻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

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餼音侯索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皆所以成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

上

子孟

卷一

梁惠王

九

坊水

作民

人如

是坊

本如

父京

本如

難去

聲

聞去

聲

去上

累魯

水反

也爰於也故行言往還於兩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當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澣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

後乃道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澣水涯也。岐山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宗居也。曠室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克齊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共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

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乙之

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士師撤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也。罷去也。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次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世臣累世無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

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豈皆故國歟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

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高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

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

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

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臣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勿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

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德也○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曰臣弑其君可

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嘗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嘗義者顛倒錯亂傷敗義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

復扶又反

論去聲

云坊本作曰

復扶又反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十

王曰  
至從  
我十  
字平  
治平  
聲

問去  
聲

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

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口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宣天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

之也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鐵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 ○齊人

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

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

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不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

為獨夫致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以迎

當平聲

虺許見形反

并去聲

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深益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單音亦食音嗣○單

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

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

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十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寬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莫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此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以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

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累力連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萬則燕人悅之則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上

五

卷一

梁惠王

二

按正韻凡

闕闕

字從

門俗

從門

報音

展

可及止也。施與堯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施，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

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闕。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

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

何則可也。闕，胡弄反。勝，平聲。上聲下同。○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

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大音扶。○轉，飢餓。輾轉

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

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聞，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

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

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立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

守義而愛民，不可使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

取其地而城之。



偏與

通同

大音

秦下

並同

坊本

造下

有也

字平

令平

聲本

坊本

無但

字

捨舍音

故文公以其  
偏已而忍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天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

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

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

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

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

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鳩○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手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效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

也此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遠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忍則

上

子孟

卷一

梁惠王

十一

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與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薄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

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厄女乙反馬於度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

運之風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一終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朱熹集註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

相去聲

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且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管子六反鮑音拂。又音勃。曾西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然

乘音騰

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過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

壁足御者。子路則能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

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

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

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易音吳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者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纜有其二。

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

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

以難也。

朝音潮，高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田器也。時，謂耕

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

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大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

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

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郵也。郵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

此時為然乘去聲。○例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異而德行遠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

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因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五

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

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

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懼也。言無

可畏懼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

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舍會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己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於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拙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

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

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

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

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夫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

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全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遠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

於外而遠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謂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

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

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

躡音

夫音

坊本

問下

有養

字

開去

聲

飲音

舉音

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躡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躡走則氣專在走而反動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

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突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且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

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

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和意所蔽則欲然而餒卻甚

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

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諫口筆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

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

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

顯音專

彼反本坊本在

閱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子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長上聲。握。馬入反。舍。土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過。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父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免。則但當忽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閱。憂也。握。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握而助之長也。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

不耘則失養而已。握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若。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

且復閱而孟子答之也。詖。偏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言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衆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者。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離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

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有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能知



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行而有之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

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音扶。惡驚。數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

之拒。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其有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杵處音

相去聲

走楚宜反太坊本秦於出於本俗本作乎誤索色角反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存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威也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之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

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過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稟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遠以垂教為世堯舜之道

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人之理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

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威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堯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風鳳羽蟲之長

擾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言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孟子曰以力假

仁者霸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是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鄰坊  
本作

強上  
聲

鴟處  
脂反  
鴟音  
朽茸  
七入  
反

這音  
換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膽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

不同亦如此○鄰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

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聞音開○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

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

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綢繆武彪反○詩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

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般音

盤樂者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

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福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

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不必關也。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

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

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文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

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正政。則赤子為仇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之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古聲。下同。乍猶忽也。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休陽驚動觀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腹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夫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使解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

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羞惡之心，**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信也。統情性

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較蔽之

**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

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

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克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惡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

不在於四時，則寄三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夫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夫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劍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夫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

處長  
並上  
聲

以坊  
本作  
己

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馬於度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

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大理自慈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

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音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嘻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

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聲樂音路。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

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

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

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於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朝音潮惡

惡上去聲。下如字。浼音非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行也。趙氏曰。屑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

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憊。故曰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

而不自失。馬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

音袒。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馬能之馬。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憊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

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夫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地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窄子  
格反

王相  
並去  
聲

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喜者。

城非不

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果毅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

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

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

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

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

孟子本將朝至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吊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解疾而出吊與孔子不見孺

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請公無歸而造於朝

要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造於朝也。仲子據解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貨己言。

不得

從去



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

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

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條口葷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

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

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

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高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

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

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常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

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醜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醜七十鎰而受於

薛醜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

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

皆是也皆過於我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醜贖予何為

不受贖徐勿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醜之子何為

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醜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處有也無處而醜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度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取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定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逸 鎰音

坊本以金為醜孟子兵備

兵備

子一作

與行音

杭

大坊  
本作  
失

中  
去  
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

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解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為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音遶。鼃音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也。

去也。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能去也。公都子孟

子弟子也。公孫丑

公孫丑

公孫丑

使去聲下  
同還  
似言反

喪去聲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貧師之位。夫當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

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

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蓋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

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

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

魯。反於齊。止於嬴。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當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以美大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從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

不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

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悅乎。

比必二反。悅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悅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為天下愛惜此物而遠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

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

從任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

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

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

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

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

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

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

處音  
杵

坊本  
從下  
無而  
字  
文去  
聲

王弟周公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  
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

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

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  
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辨氏曰：象之惡已著

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  
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

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實不能勉其  
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

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鄒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賞之。然  
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二章置之，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

而自明矣。○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

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

時子居也中國當國之中也其錢穀之數也  
鍾量名受六斛四斗餘也武法也蓋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

富辭

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喻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

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李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

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葉。此孟子引

李孫之語也。李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整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李孫識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

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馬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取孟子者。未

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粉式者。但齊王實不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晝。晝齊西南近邑也。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

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新反。隱。隱也。容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

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

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聲

上 五 卷二 公孫丑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同道達誠意。論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

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之乎。

○孟子去齊。尹士

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

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滯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扶下

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存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幾庶改之。

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

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

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粹實。如真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

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者。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

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以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情而荷責者所以為果也○孟

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

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謂之輔佐若奉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

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

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

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子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終

孟子卷之二終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本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僻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

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闢古蒐反成闢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

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頌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後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瞑莫向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眩瞑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

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

憤古對反

渾上聲汨音骨懈居隘反

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博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飶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飶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國人

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告以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棺也。不緇曰斬。衰緇之曰齊。

衰疏粗也。粗布也。飶。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既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

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也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

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

伏坊  
本作

亡坊  
本作

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竝去聲復扶文反歇用悅

反不我足謂不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歇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

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致行則亦反躬自省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為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車也

綯紼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

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

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

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或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初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

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致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

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有輕於什一矣糶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

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

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路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羸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壘也盈滿也盼眼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

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推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

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為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子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助故引之也

助故引之也

分并  
並去  
聲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庠序也。父有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稱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與王業並。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濫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併，故井地有不均賦

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

馬，將為野人，馬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

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邦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換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

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

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

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

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支耳上文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直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池之法諸侯官去其籍此持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築然備具要之

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當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

重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舊郵惠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而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有

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可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閏神農炎帝神農氏

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屨民所居也

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掇竹角反

時坊本作世上去聲斂去聲與災同



糞七  
亂反  
棟音  
怪

械下  
戒反  
屬音  
蜀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氓以起上未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

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

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食而治今也滕有倉

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亮音孫惡平聲饗音食也朝曰饗夕曰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

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

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謂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

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

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鐵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

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

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

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

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滄音樂。濟子禮。反。深化台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造輿。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成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濞。曰鈞。盤。曰兩。津。濶。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

道去  
上勞  
上聲  
如字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

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列後列及長故竝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後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植也。契

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憂農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故鄭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

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

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愛民非

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愛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

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

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羊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惠意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

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

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

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吾而

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游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蒙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湯冢上之壇場

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禮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深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

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馱日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曾子矣馱亦作賜古役反○馱揮勞也惡聲之高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文也按今此詩為魯公之頌而孟

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

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

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丁中 耕反 文音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從音師又山綺凡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

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十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有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賈則人豈嘗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墨者

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

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廢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

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

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

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

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

蟻音 婁姑 音姑 摺俱 官反 籠慮 紅反 舉音 預覆 殺反

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

詰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違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然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晚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

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洵。蟻楚怪反。此禮反。晚音詣。為去聲。藁。刀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登。山水所趨也。蚋。蚊

屬。姑。語助聲。或曰。蟻。姑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脫。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聲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意。而不以薄為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然。有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改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

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五

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力作坊而力  
其本力  
鞅於  
雨反

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

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權極。喜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

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而所伸者大則為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

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

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佯臣與之乘。

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

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

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見

力作坊而力其本力鞅於雨反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行、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行、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

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馬於度反，冠去聲，女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大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吞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感，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鏃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

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

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德反，質與賢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

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蠶蠶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

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籍泰 昔反 絃音 宏滿 古典 反律 音暉 音韻 弗音 斧

縹以為衣服犧牲不成染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乎威音威縹所乃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絃躬束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東威使世婦簪于公桑蠶室奉餼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縹三盥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縹以為黼黻文章而服

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米在器曰威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

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合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

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任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約亦嫌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

而求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

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德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為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

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

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美進而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美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

匠人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年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

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食功也

禮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凡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其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

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無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

他評  
偉反

成音  
成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成音成，桂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齊也。放而不祀，故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殷湯之民，其氏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語也。仇餉，言無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

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

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僕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除已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篳

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

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帶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戚玄黃之帶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

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

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殺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此張大比於湯。

之伐禁文有光馬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意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

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

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

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

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護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

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

不見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終公時人文侯修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甚逼甚也迫為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

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

使去  
聲  
哇音  
吳

可京  
本作  
不之

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囑音勅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

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魯肩詔笑病于夏畦子路曰

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

養可知已矣

脅虛素反報奴簡反脅肩球體詔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報報懇而面赤之貌也子路名言非已所

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

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

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

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音聲下同

天下之生

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感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水者洪水也。澤音降。又胡貢胡工反。水通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澤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道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

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道。值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道。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

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

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音稷。下同。沛。滂內反。暴。壞音怪。行音稷。下同。沛。滂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履。高。武乙之類。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

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

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音聲。平聲。奄。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

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與腐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適人。故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而面之權使。

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與腐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適人。故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而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成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盡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

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既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橫為皆去聲孽度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殺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滿溢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喻

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入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闕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通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中韓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我墨氏兼愛疑於仁中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上也兼并之也總

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

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誠澄解見前篇辯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焉。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博於夏秋。篡獄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當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

食實者。過半矣。南畝。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高。下於陵。同。蠶音曹。同音。

室。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蟻。蠶。也。南畝。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尼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克。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五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雖五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

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先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虞。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采音  
菜吐  
湯故  
反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頓顛曰。惡用是駝駝者為哉。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  
而哇之。蓋音闊。辟音避。頓與顛同。顛與愛同。子六反。惡平聲。鵝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冢。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駝駝。鵝聲也。頓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  
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置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